經史答問

先君著述數十種說文通訓定聲一書栞行最早其餘攷訂經史皆以六書毌穿精義未栞之稿尚多少從嘉定錢竹汀宮詹游故往往述其語又與朱先生右曾友善先生所箸逸周書集訓先君亦與商訂後與歙汪先生文臺俞先生正燮程君鴻詔及弟子程朝鉦朝儀等質疑問難有經史荅問一編亂後頗有散失今存四卷李君宗媚喜讀先人書屬子蘊貞訪求遺稿請次弟栞行嘗謂彰曰先公論方言古音一

條如壹戎衣注謂當從康誥作殷衣殷一聲之轉今
徽州黟縣人語猶如此其說精矣鄙人因推斯恉如
吾黟謂大風之聲曰喟按卽䬐字說文䬐大風也吾
黟謂溦雨曰雨毛叢按卽䨶字說文䨶小雨也又曰
雨毛斯按卽⿱雨鮮字說文⿱雨鮮小雨財零也讀若斯吾黟
取新一束曰一繭柴按卽⿱幵束字說文⿱幵束小束也讀若
繭吾黟謂穀廿斤爲一弔當卽說文⿰禾勺字禾穗也引
申爲穀數之總名吾黟豬肉店中記帳曰亥幾斤說

文云古文亥與豕同豈非影諺合于許書乎又曰先公論漢書三劉刊誤朱子文辯正淺陋當削去如劉攽謂常當作嘗宋祁謂已當作以不知常嘗段借字已古字以乃俗字故所評多妄鄙人亦推斯恉如項羽傳馬童面之劉攽曰面之直面向之耳按如此說則面之二字亦贅冢謂面叚借爲偭少儀尊壺者面其鼻說文作偭段氏玉裁云訓鄉亦訓背如廢置徂存苦快之例離騷偭規矩而改錯王逸曰偭背也賈

誼弔屈原文偭蟂獺以隱處應劭曰偭背也因知從背訓爲長放說亦非劉向傳爲其人微象宋祁曰微作徵按即黥布傳使人微驗之微說文微訓隱行隱隱先見其象于文甚順或借爲賊亦通何必改爲徵字惜不及見先公一質證之未知然否彰曰君說皆是也他日刻就斯編厷坿君語當亦先君所許未稘月棸成而君父子先後謝世審彼蒼之難問惜善人之云亡於乎傷矣光緒甲午夏五男孔彰謹識

經史荅問卷一

元和朱駿聲筆記

問詩不屬於毛毛古人皆以髮言於誼不順曰愚嘗疑表字之誤表篆作𧘝

問孟子閹然媚於世閹然果取寺人閉藏之誼乎曰閹然媚媚態也此單詞形況字猶嫣然耳

問五禮通考以小雅于彼牧矣證鄉遂之不出車其說是歟曰非也詩文章郎有于彼郊矣之文皆泛言之且郎牧字亦何不可解爲牧田牧田正在遠

郊之內矣况就其說祗足證鄉之不出車而適以
見遂之出車也
問孟子朱注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何解曰此殆
因周禮遂士有掌四郊之文而誤
問周官六年五服一朝上言六服羣辟此言五服且
與周禮大行人不合何歟曰周官偽書不足據然
愚恰有一說唐虞以四方分諸侯每年一方來朝
至第五年巡守夏殷以五部分諸侯每年一部來

朝至第六年巡守周以六服分諸侯每年一服來朝至第十二年要服不朝而天子巡守則當卽於方岳朝之所以恤遠人也不言六服一朝者以十一年中五服皆再朝惟要服止一朝耳不然要服於第十二年朝第十三年又朝於方岳連歲道勤非懷柔之義矣

問田有九等何謂也曰禹貢之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也此以彼州比此

州其大較相差如是周禮之九等廛里場圃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也左傳之九等衍沃隰臯原防偃豬疆潦淳鹵京陵藪澤山林也

問孟長卿六日七分之說鄭取以解七日來復立論甚巧然歟非歟曰其實非也凡物之以成數舉者或所少無幾或所餘無幾如詩三百十一篇可云三百而不可云四百說文一萬五百餘文可云萬字不可云二萬也今每日作爲一百分中之八十

分而六日之外所餘祇一百分中之七分只可當六日何得爲七日夫孟喜卦炁一日八十分是一周七十二候爲二萬九千二百二十分此數本屬憑虛立說且凡渾言分數而不言毋數則必爲十分中之幾分今屬於六日之下而曰七分卻是四百八十分又餘七分衡以每日之數乃八十分又餘七分而直以六日統之文義未貫如其言當云六日又八十分日之七耳然則六日之六與七分

之七兩數全不相涉旣無毋數卽云七十分七百分七千分亦無不可安得取孟氏約分之數以七分數大可當一日據以解復卦耶若以古法之日周一萬分言之則六日七分猶云六日又八百七十五分以今法之日周一千四百四十分言之則六日七分猶云六日一時零六分大抵不及每日十分之一也

問朱子注詩以下文無正意者爲比下文有正意者

爲興然歟曰愚謂詩言鳥獸草木大半記時有興正意關合者亦有不必關合者興多而比少

問先生以八佾篇關雎爲合樂之詩所謂關雎之亂前人有是說歟曰此駢枝之說余以爲巧切而取之然夫子論詩於關雎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猶季札觀樂於周頌曰樂而不荒哀而不愁太平之頌二南之成也

問全晉房晉之名左胖右胖之别其詳可得聞歟曰

凡牲先解七體脊一脅二肱二股二所謂全脅也次解二十一體脡脊（中）正脊（前）橫脊（後）爲三長脅（中）代脅（前）短脅（後）左右爲六臂（中）肩（上）臑（下）左右肱爲六肫（中）髀（上）骼（下）左右股爲六所謂房脅也七體乾之爲腊或用於俎乃折爲二十一體其正脊之前肩之上當頸處謂之膉（郎脰）骼之下足之末近蹄者謂之觳不在正體之數膉惟祔祭主婦以下俎用之觳惟主婦俎佐食俎用之周制牲體貴

右吉禮皆用右胖凶禮皆用左胖凡左右皆用謂之合升有用十一體者脊三脅三肩臂臑骼肫也少牢有用九體者去正脊長脅也特牲有用七體者又去橫脊短脅也士虞有用五體者正脊橫脊長脅短脅臂也有用三體者脊脅之外或肩或臂或臑或肫或骼也士虞髀不用惟祝俎用之以近竅而賤也有用一體者或脅或骼也惟四蹄不用

問士虞禮祝俎髀脰脊脅是有用四體者歟曰愚以

爲脰字乃短之譌後脅謂之短脅則後脊亦可謂

之短脊大約牲體皆用奇數即以祝俎言之少牢

之橫脊短脅髀也特牲之脡脊胳髀也則此實與

少牢同耳惟羊或用四體少牢左肩左肫前脊前

脅是也至鄉射禮記有釋獲者之俎折脊脅似二

體而不言何脊何脅則亦難以肊斷

問周語纂修其德下即云脩其訓典連用二脩字似

複曰愚以爲纂脩乃循字之誤耳

問周語農祥晨正房星名農祥未見他處曰據說文農房星也或作晨又晨早昧爽也則農祥當作晨祥晨正當作晨正因房星爲民田時即作農祥亦通

問左傳昭公二十年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書無此文何歟曰此苑何忌之言猶云在康誥所言父子兄弟之罰未嘗相及曰字不宜讀斷非約引尙書文也

問毛詩稽古編引下泉序伯字竟作霸是歟曰非也
明王謂周京賢伯謂郇伯州伯之伯非桓文之霸
也下泉思霸之說未見詩詞中
問經多用他日字皆後日歟曰左傳他日請念後此
之時也採樵者異於他日前此之時也有二義
問陳啟源識漢唐宋諸儒解詩先祖匪人爲詈詞然
歟曰愚謂匪人者猶言人則不能救子先祖是神
靈當可相救何忍而不救乎然究以王肅鈌一祭

之解爲正

問六笙詩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似與篇名無涉曰陔疑古作祴有戒義然六詩序皆就篇名取義不能無傅會之疑

問鄭氏箋詩似遜三禮曰鄭箋有斷難從者如亦既覯止之爲媾精言從之邁爲自殺永矢弗諼爲誓不忘君之惡有害於義

問陳啟源以彤弓之受言藏之爲藏於家然歟曰當

從鄭箋出藏之反入爲允

問陳啟源辨美孟庸之非鄘國姓矣然其言鄘女不應見鄘風如衞言庶姜鄭言孟姜不及姬陳言淑姬齊姜宋子不及嬀然歟曰鄘國豈無異姓之世臣

問射之正卽擊鵠征鳥厲疾之征也曰此從鵠字例推其實非也正是本字象方形故文反正爲乏乏見儀禮唱獲者所以避矢

問左傳季蘭尸之杜注然否曰蘭當是季女之姓召南大夫妻也後世漢蘭廣晉蘭維梁蘭欽或其父族之苗裔但他無證據與桑中之孟庸同

問毛詩稽古編與核可傳歟曰是書卓然可傳惟信僞古文尚書與信夫子刪詩三千爲三百又信西方之教此三蔽也

問詩補亡始於束廣微歟曰夏侯湛已曾譔六笙詩其後唐皮日休又有補九夏歌

問毛西河以孔子稱文王無憂證詩之其德靡悔然歟曰實無當於詩旨

問詩稱褒姒曰懿曰哲何歟曰齊子愷弟風亦以稱文姜華服飾醜女愈形其惡也

問書詩文武連言不配以王不近於不敬歟曰文武二字古人頌揚常語非斥言文王武王也顧命文武大訓康王之誥惟周文武昔君文武洛誥揚文武烈文武勳敎誕保文武受民誕保文武受命文

侯之命丕顯文武肇刑文武皆言文德武功至僞古文如君牙伯冏所稱則乖於義矣卽詩文武維翰謂文王文武是憲謂申伯文武吉甫謂吉甫文武惟后謂文王文武受命謂召公皆非斥言先王也惟魯頌至於文武以稱先王魯爲侯國且春秋時年世已遠左傳文武成康之稱不一而足則後人省文無足怪耳

問成康二字亦常語歟曰然詩不顯成康自彼成康

皆言武王也猶成王亦常㑺書成王畏相惟助成王德顯詩成王之孚成王不敢康噫嘻成王俱非王誦

問稽古編解大明保右命爾句以爲得之然歟曰鄭箋安而助之又遂命之爾使協和伐殷之事謂合位三五也命之爾爲句爾蓋指太似亦推本言之陳君以命之爲句非

問朱子以旱麓爲文王詩豈以遐不作人一語與棫

樸同歎曰當是如此然皐麓倂無太王王季一字

而序云云益知其必有師承未可輕議也

問毛公分章謂之故言當從歎曰如太任有身二句

文王嘉止二句屬下非

問詩無然泄泄是怠緩之意歎曰非也泄讀爲呭說

文云多言皃爾雅制法則也是謂紛更也孟子曰

猶沓沓也

問孟子齊人有一妻一妾齊人果乞人歎曰禮記正

義士有一妻二妾北齊元孝友傳古者士一妻一妾然則齊人必能求富貴利達一旦失勢爲正人君子所不齒者

問論語犂牛犂訓雜文是歟曰此讀犂爲黧黧黑黃雜色也按山海經叔均始作牛耕春秋時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名犂趙策秦以牛田則牛耕之教不始於漢趙過也犂與耕同訓

問黻冕之黻是韍韠歟曰韍韠之韍从韋犮聲古作

市从巾一指事黼黻从黹黼於裳如兩弓相背形

蓋以衣裳統冕左傳以黻冕命士會是也

問太宰如周禮之冢宰歟曰春秋時周魯鄭宋楚陳

吳皆有之惟陳吳宋爲卿他皆大夫

問論語駢邑三百何謂三百曰以四井爲邑計之則

其地方三十四里有奇爲田一百八萬畝以一乘

名邑計之則其地方一百七十三里有奇爲田百

七十億畝均未免太多左傳晏子曰惟卿備百邑

伯氏何人而三卿之邑乎孔注食邑三百家此明

言邑不同於左傳所云歸我衞貢五百家之言家

也與原思粟九百皆當闕疑若伯氏齊大夫名偃

見皇疏駢邑郱邑也見左莊元傳又應劭說奪邑

當是管仲執政行罰之事人也上疑脫一字

問劉履恂秋槎日記云匏瓜有甘有苦苦者不可食

惟繫以渡水夫子言己將用世非若匏瓜之不能

爲人食義似明暢曰究與下文焉能字神理隔礙

當從星名解爲是

問詩以先啟行即左傳襄公二十三年之啟歟曰先啟猶左傳之先驅也傳啟與胠對則左翼也

問吳有西吳北吳之分何謂也曰吳即虞也周章之弟虞仲封於河北爲北吳又吳王封虞仲之庶孫爲西吳後世謂之虞公皆虞也周禮雍州嶽山注吳嶽雍地近西戎齊語西服流沙西吳注雍州地趙策黑齒雕題鯷冠秫縫大吳之國也然則句吳

爲東吳雍州爲西吳皆非虞之爲西吳北吳
問春秋繁露云僢溢員僢溢方僢溢橢僢溢衡何謂
溢曰溢溢即八佾六佾之佾雙聲叚借字也漢書郊
祀歌亦作溢
問射不主皮主皮即貫革歟曰非也考工記往體寡
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甲革椹質左傳養由
基射七札是也此軍中之射所謂貫革周禮鄉大
夫用鄉射之禮詢衆庶衆庶卑無侯且兼較力張

獸皮而射之故三曰主皮記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是也此衆庶之射所謂主皮鄉射賓射燕射大射四者張侯二番不勝仍待後番復升射盖取容節比於禮樂不尚力也此習禮之射所謂不主皮至凡祭祀取所獲禽陳於澤卿大夫相與射而取之無侯亦當張獸皮或竟射死禽則惟大射之前有之非主皮正解按皮侯者布侯而節其中三分之一朱畫之爲正又棲皮於中爲鵠侯側

以熊虎豹麋之皮飾焉大射用之大射者天子將祭選士射於西郊虞庠也采侯者或五采或三采或二采畫布爲正侯側畫以雲氣賓射鄉射用之賓射者諸侯朝王王與之射於朝或諸侯相朝而射鄉射者州長會民而射於州序也獸侯者畫布以熊麋虎豹鹿豕之獸形爲正侯側皆畫雲氣燕射用之燕射者天子諸侯燕其臣於寢或與來聘之臣射也賓射鄉射燕射無皮固不主矣大射雖

有皮而亦不主皆所謂射不主皮

問書州十有二師晉書地理志云堯制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五里爲邑十邑爲都十都爲師則師以地言歟曰師者𧗠也衆也每州十二人九州則百八人也地名不見於他經

問天子駕四歟駕六歟曰據書顧命布乘周禮校人乘馬一師四圉則四馬爲常乘六馬不常乘也易六龍詩艮馬六之韓詩外傳朽索馭六馬大戴六

馬之離列子六馬可御春秋緯皇伯駕六龍則古自有此說

問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始封者何人曰周公八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治東郊三子伯齡封於蔣餘無攷

問退食自公公食伊何曰據玉藻天子少牢諸侯特牲則大夫當特豚又左傳云公膳日雙雞

問周禮大司馬春火弊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

野而詩云彼茁者葭彼茁者蓬校人田獵則帥驅逆之車而詩云壹發五豝何歟曰壹發不盡殺騶之仁也不以火田虞之仁也皆文王之仁也騶養馬之官虞山虞也

問毛傳小曰槖大曰囊說文無底曰囊有底曰槖漢書顏注有底曰囊無底曰槖其同異何從曰左傳僖二十八年槖饘宣二年實諸槖是槖小秦策子胥槖載是槖大公羊傳哀六年巨囊是囊大燕策

藥囊史記錐處囊是囊小要皆通名

問禮記定猶與猶犬屬見爾雅尸子說文水經注與

疏云象屬何據曰與讀爲豫也豫大象見說文然

說文有麌字似鹿而大或即與字也至顏氏家訓

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

此往還不息斯乃猶豫之所以爲未定也此本爾

雅猶如麂郭注而小變其說而不知前定之豫乃

敘字之假借次第之意非本訓也其實猶豫乃古

疑慮常語雙聲連字不必穿鑿

問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何也曰禮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春秋時行此禮者惟斯一見

問玉藻元端而朝日鄭氏破端爲冕是歟曰郊天之時祭日則服大裘而冕覲禮拜日於東門之外則袞冕春分祭日則服元端也若元冕乃羣小祀之服

問虢國公羊作郭何歟曰郭是正字虢是叚借字若
城郭當作䧊度也民所度居也
問陳啟源謂詩天命不又惟天子受命於天然歟曰
此卽左傳劉子人受天地之中數語意
問明朱謀㙔詩故一書頗有可采歟曰其解詩似皆
爲賦體比閒有之興則全無也
問車舝雖無好友式燕且喜箋說是歟曰愚以好友
指幽王也言幽王雖無道不堪配淑女且假作歡

悅以博王之寵庶幾可進諫而聽從也未信則以
爲謗己故先欲得王之歡心而思夫有德兼有容
者也鄭箋似疎

問采綠三四章箋謂賦當時之事後儒謂追想在家
之事集傳謂望其歸後之事宜何從曰鄭說似於
情事不合凡征役久而不歸勞苦之事不能從容
於狩於釣也集傳較圓

問易雲龍風虎何謂曰徐季龍以龍爲大火虎爲參

星火出則雲應參出則風到此陰陽之盛化亦一說也

問嘉魚烝然罩罩鄭解謂遲之也何意曰此卽孟子所云國君進賢如不得已之意

問小弁之詩公孫丑引高子之言問孟子而毛傳作高子問孟子大旨則同而越人兄弟兩喻則設意大異孰爲長歟曰射之之字孟子是射他人毛詩是射我我卽宜臼也於情事爲切於義爲深摯北

魏書引古語義亦如毛作我也至孟子所載則高子之言惟小弁小人之詩一語餘皆丑所問毛傳所引則全是高子語亦微有不同

問惟鵜在梁鵜何能在梁欵曰施士丐說取魚之梁也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人所得之魚喻人日無善事攘人之美其說頗優

問曰駒於焉逍遥於此乎於何乎曰於何爲允

問國語夏之興也周棄繼之禮記夏之衰也周棄繼

之一興一衰何刺繆歟曰疑禮記字誤國語文順
與左傳自商以來祀之之說原不悖也國語繼之
是繼能植百穀百蔬禮記繼之是繼稷之祀據祭
法文當云其子曰農能殖百穀故祀以爲稷夏之
衰也周棄繼之乃順

問腓字詩凡三見采薇生民四月也毛詩兩訓避
月訓病易凡二見鄭訓膊腸何歧異若此曰易是
正字脛腨也蘇俗云膀肚腸子是也詩是叚借字

訓避者借爲腓腓隱也訓病者借爲痱痱風病也

問朱子取六笙詩插入詩什易其篇第殆非歟曰編詩之次與奏樂之度本不必同然鹿鳴四牡皇華證諸儀禮左傳及六月小序皆勢在先遣在後與詩次同亦不能無疑

問子貢詩傳朱竹垞經義考斥其僞謂所采之詞多在子貢後然歟曰魯賜詩傳與申培詩說大同小異余以爲魯申培弟子有東海太守碭魯賜明嘉

靖中豐坊所作僞書二種一詩說一詩傳非托於衞端木賜乃託於東海太守培之弟子耳後人以訛傳訛遂以爲孔子弟子子貢也

問宋設左右僕射左右丞相左右諫議明因之皆以左爲上右爲次今左右侍郎等亦然而又有左遷右文之語何歟曰此猶行古之道也漢制以右爲尊以貶秩爲左遷居高位爲右職仕諸侯國爲左官右丞相第一左丞相第二

問梁鴻傳舉案齊眉霍后傳奉案上食案者古椀字然歟曰非也木器如槃置椀於其上所以上食者說文桉几屬想亦有足考工記夫人享諸侯案十有二寸古尺小當今七寸許耳若椀以盛羹捧則豕手不可舉也惟張平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靑玉案當是椀字

問三國志漢壽亭侯其說不一曰漢壽地名亭侯爵名漢有亭侯鄉侯通侯通侯卽徹侯也或曰漢壽亭在今四

問漢書衞靑傳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何解曰

人奴之斷句

問易震用伐鬼方震者摯伯之名太任父也書巧言

令色孔壬共工氏孔名壬詩簡兮簡兮簡爲伶官

之名皆古有是訓歟曰新說見高淡人天祿識餘

所引

問漢高之父何名曰名煓一字執嘉見世本又後漢

章帝紀注

問漢書九流何以謂之流曰猶濫觴也如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流字當屬下句讀

問朱子孝經刋誤刪去章末引詩以為後人附會然歟曰非也匡衡上疏云大雅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此禮記表記坊記之比何可

經議

問禮記檀弓有縣亶家語字子象一作縣豐今雍正

二年增縣亶從祀文廟何前代未之及歟曰縣亶卽鄡單也史記鄡單字子家鄡字古作鄵故誤縣單亶同聲豐亶形近象家亦形近實一人也今旣增縣亶而仍祀鄡單不考之故耳

問漢宣帝詔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池藥何物曰藥乃籞字之誤籞說文作篽或體作魰

問王進士崧說緯一卷內有舜家門之難篇以孟子書所述舜各事次其前後酌其情節於理有當歟

曰惟以贅睭爲虞國之君則與側陋及有鰥在下之語究屬不合

問北魏主稱赫連勃勃爲屈丐或作屈丏孰爲是歟

曰崔鴻十六國春秋夏錄中作屈孑晉書載記同魏書列傳亦作孑監本誤作子音義末頁居列反甚明而字又誤作孑則屈丏之當作屈孑無疑凡形容之詞非疊韻即雙聲屈丏雖亦疊韻但戰國時有楚將屈丐魏主方鄙薄赫連必不特襲此名

也至若通鑑之作屈丐音沔則於聲義不合定是字誤後儒不察耳

問王充論衡感虛篇云傳書言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夫言雨粟鬼哭實也言其應作書虛也然歟曰粟豈在天鬼安得有聲亦不實

問論衡藝增篇云武成言血流浮杵周殷士卒皆齎盛糧或作乾糧無杵臼之事然歟曰牧野有人民則有舂杵不必殷周士卒所攜

問論衡刺孟篇云數則時時則數矣然歟曰時數二字不同數者聖出必有期時者否極則當泰

問論衡談天篇云云其說然歟曰所論皆繆仲任蓋不明天學者如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不知日中正射人頂出入時則在東西凡人之視力視平遠之物大視高遠之物小譬之紙鳶之放施線長短不異而平遠則大愈高則愈小非其明驗歟

問詩序是孔子子夏作否曰非也雄雉男女怨曠中谷有蓷凶年饑饉無衣不與民同欲北山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𥳑緑刺怨曠皆顯用孟子語怨曠字若不讀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二語其誼難憭矣至首句之下絲衣明引高子則必非春秋時人所作可知或曰漢沛人鄧彭祖字子夏曾作周易傳者疑子夏卽此人

問周禮正歲年以序事鄭氏中數曰歲朔數曰年然歟曰夏曰歲周曰年周兼用夏正故云歲年不言

殷之祀也凡言正歲歲終言春秋冬夏者皆夏時言正月之吉則周正也

問濟盈不濡軌其說不同當何從曰濟濟水也言濟水雖盈滿乎於道路則不相涉故曰不濡軌

問光被四表光是光明歟曰當讀爲桄桄充也見爾雅及說文六經俱借闗木之橫字爲之今俱借殿大屋之廣字爲之此借明也之光字爲之

問兵農分於何時曰春秋時管仲參其國伍其鄙其

法已分晉一軍二軍三軍三行五軍六軍新軍之

制僭作三軍含中軍之征非其證歟

問齊景公女於吳事見他書否曰說苑權謀篇齊景

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此吾蘇典故唐陸廣

微吳地記云齊景女嫁吳太子終纍夫差之兄也

齊女喪夫每思家國因名北門曰齊門後死葬於

虞山

問鄧隲傳時遭元二之灾注謂重文即元元也其說

是否曰此與百六陽九同古有此語必非元元之
謂漢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永平四年詔書開
余鑿通石門中遭元二西夷虐殘孔躭碑遭元二
轗軻人民相食又陳中傳自帝即位頓遭元二之
厄疑安帝即位時一實事若論衡元二之間嘉德
布流則謂元年二年與此無涉

問儗人必於其倫論語季氏富於周公似不倫且周
公之富僅見於此曰孔安國注謂王朝執政之周

公愚謂周乃君之誤

問惡徼以爲知者古注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似較勝曰鈔义取猶掠也曲禮毋勦說以勦爲之此義實較伺察爲長

問張良爲韓公族避亂易姓蓋忠於韓者然歟曰當食其勸立六國後而良諫以爲不可其爲漢謀則忠未見其忠於韓也

問檀弓吳侵陳陳太宰嚭使於師與吳之嚭同官同

名歟曰此傳寫誤到也陳行人使於師夫差謂太
宰嚭下文太宰嚭亦當作行人儀耳
問孟子魯欲使愼子爲將軍將軍之名昉於何時曰
左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國語鄭文公以詹伯
爲將軍又吳夫差十旌一將軍檀弓衞將軍文子
是周末之官而秦因之
問左傳衞宣公烝於夷姜報於宣姜而殺前子詩亦
詠之果可信歟曰衞宣立於魯隱四年十二月卒

於魯桓十二年十一月凡在位十九年姑以即位之初使成丞亂伋即生於次年仍十五而娶即奪之又生壽朔朔已能同毋愬兄壽已能載旌代死必非十歲以下兒所爲然則十九年中如何歷歷有此情節而詩春秋傳確鑿言之殊不可解

問平王之孫毛傳以平王爲文王然歟曰殆非也平王之孫爲莊王之姊妹據春秋魯莊元年王姬歸於齊時爲齊襄公十一年又書王姬歸於齊傳言

共姬時爲齊桓公二者必居一於此矣

問路史國名紀謂貝氏吳越多此姓本諸左傳郥氏郥氏何見曰定公十三年傳次於垂葭實郥氏嘗在今山東曹州府鉅野縣春秋時衛地也疑古本皆作郥今南北監本亦作郥後儒以爲誤字

問書弼成五服有作衣服解者見於何書曰王充論衡語增篇云五服五采服也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何宮室衣服不相稱也甚新奇而實違誤

問春秋繁露服制像弟十四云其可威者以爲容服

何解曰此威借爲衣字同聲通用也

問仁和趙坦以卞莊子卽孟莊子左襄十六年傳齊侯謂孟孺子速好勇注獻子子莊子速也十八年孟莊子斬橁以爲公琴注孺子速也卞嘗爲孟氏邑速守之故曰卞莊子至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方屬季氏然歟曰季取孟邑無明文傳云守卞者將叛不可謂指孟莊子據韓詩外傳所記卞莊子

事則非速也。

問漢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四篇戴德删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而其書篇第始主言三十九終易本命八十一何也曰愚以爲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卽大戴禮記中選篇也故大戴目闕四三四四四五五六一六七五篇重七十三一篇實三十九篇合戴聖之四十九篇爲八十八篇而哀公問投壺篇目同曾子大孝卽祭義三篇則兩存耳當合爲

八十五篇復戴德之舊大戴北周盧辯注小戴則漢鄭康成注今皆存惟盧景宣所注祇二十四篇不可解也

問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云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監止何人曰監止即闞止闞止即子我此文與齊世家所紀乖異亦與弟子列傳乖異皆不合於左氏春秋傳

問中庸仁者人也鄭注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

存問也何解曰儀禮大射儀揖以耦注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注以相人耦爲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相人偶疏曰以人意相存偶愚按說文偶桐人也桐人乃相人之誤字相人者像人也史記殷本紀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正義偶對也以土木爲人對象於人形也孟嘗君傳見木偶人與土偶人語酷吏郅都傳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淮南繆稱篇

魯以偶人而孔子歎高誘注偶人相人也意古制偶必以對故字从人从耦省亦名俑字亦當从人从踊省埤倉云木人送葬設關而能跳踊仲尼曰始作俑者謝惠連祭古冢文撫俑增哀孟子爲其象人而用之也象人即相人古語以相人偶爲耦俱諧合彼此親密之詞故鄭曰以人意相存問仁从人从二耦俱之誼也曰意相人偶曰以相人偶爲敬亦同相人偶三字連緜古有是語賈公彥儀

禮疏改存問爲存偶失之矣

問檀弓事君方喪三年朱錫鬯以爲四方之方然歟

曰事君宜通凡爲臣者言之四方於侯國爲近是

若卿大夫士似不得以四方爲義當從孔氏比方

之說也

問急就章消渴歐逆欬懣讓顏注讓大便節蘊積而

利也此訓他書可有證否且於六書之義何居曰

此讓讀爲釀六書之叚借也醞酒曰釀故藏蓄亦

曰釀切雜亦曰釀而凡薀蓄積滯皆得曰釀而此
讓讀如內則鬻釀之蓼之釀又釀之轉注也
問汗簡饕音戚古周易饕字應準今周易何字曰郭
忠恕采輯字偁出古周易者凡十名跛頤無異文
亢作忼見乾允作粇見升豐作豐見豐氳作蠢見
繫辭傳皆本說文是出孟喜章句也惕作𢡊按夬
惕號莫夜鄭元荀諝九家王廙俱作錫無作𢡊者
惟說文𢡊下讀若易曰夕惕若厲是擬其聲郭雖

不偁說文疑因說文而誤矣瞿作眀當爲震卦視矍矍字雖不見他書所引古本然以誼求之眀自當爲正字瞿矍皆借字也又歸藏有瞿散愚按即睽卦則古易自有瞿但不得稱周易耳其遯作鑿鑿音戚二字最可疑遯遁也古只作孫遯亦後出字遯逃也易鄭本作遯鑿忿戾也說文引周書有夏氏之民叨鑿今多方作懫疑汗簡周易乃周書之譌或即遯卦之叚借亦可備一說鑿者說文讀

若戚周禮眡瞭鼗愷獻杜子春讀如憂戚之戚亦疑周易爲周禮之譌也或文言荀本由變之不早變也鼗爲早之借字歟抑說卦傳九家震爲鼓鼓字有作鼗者歟以上二名擬議如此俱無左證不敢質也

問淮南繆稱篇子曰釣之哭也曰子予奈何兮乘我何何以解之曰乘者猶加陵也子予疑卽子我齊闞止字孔子所逃當是陳逆被執而哭之語文不

具耳人閒訓云諸御鞅復於簡公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史記同按宰予即子予宰子一聲之轉故梓从宰省聲古文尙書杍材以杍爲之古宰子同讀例得叚借非謂孔子弟子宰我也太史公誤高注淮南亦誤孔子言此謂憤怒而哭與悲惻而哭不同故鴻烈引以證哀之異

問五音集韻叜下云太上作見亳州老君碑此碑何時出何書可考今時可有行本否曰叜字亚字通

云卽炳其說雖遷就可通至五音類聚張道忠注乃云从一从内从火以字體傅會元門取坎塡離龍從火出之意殊嫌詞費韓書此字實猶桎𩙪𡥵等爲俗人杜撰其言太上作見亳州老君碑稱老子爲太上音藹爲燒均俗不可耐凡此類俱不足深攷也今安徽潁州府亳州有老子祠流星園其碑云有星奕流於園遂誕老子按宋大中祥符七年眞宗幸亳謁太清宮加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

皇帝疑此碑卽丁謂等所建必非漢石尊處有潁州府志否可一查要之不足據也左傳云太上以德撫民又太上有立德曲禮太上貴德道德經太上下知有之太上皆謂太古上聖之人也漢書望於太上如淯曰太上猶天子也卽眞誥甄命授云太上者洞道之根是以爲上淸眞人爲老君之師又曰昔太上以德教老子亦不以太上爲老子而韓君乃云太上作是何言歟老子祠在亳州東天靜宮南按史記所云

苦縣括地志云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有九井尙存在今亳州眞源縣地

問𡉚字从困或作从囷當以何爲正曰唐韻集韻及宋庠國語補音並切苦本玉篇切口本集韻一切苦限玉篇廣韻皆有𡉚無𡉚也凡作从囷者皆傳寫之誤何以定之囷字古切苦悶或切苦昆或切苦卷去區巨皆與困字古切去倫區倫或切巨隕

困雙聲苦則與困雙聲困囷二紐不能通轉廣韻

凡从困之字多在軫準吻三韻从囷之字多在阮

韻此顯而易見者按稛字亦作捆孟子捆屨織席是也左哀二哀八傳之麇卽廣雅釋詁三之䐃皆借麇爲稛管子小匡之攟卽摷與齊語作稛異房注收拾則謂摷本字亦通凡叚借之例有疊韻兼雙聲者如儀禮大射儀稛之借梱是有疊韻不兼雙聲者如左隱三傳莙之借薀是亦有雙聲不疊韻者如禮記王制衮之借卷是稛麇同部例得通借而稛之音與苕爲紐則本字之从困聲可知

若廣韻之⿰車囷此漢後俗字不妨从囷惟切力進讀如倫之上聲則囷囷二音皆不與力爲紐當依集韻切巨隕其實卽稛之誼不煩沾字也

問孟子四端端字何解曰此耑之叚借字也朱注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當改云猶草木根在土中而題見於外也

問逸周書王會爻閭何物曰如今帳房之類交木而支者

問左傳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喻意若何曰言主人捕
盜將暴其罪故盜反憎之上司治民可辱其身故
民亦惡之直言招人必訐其短故人將難之也
問祭統尸謖音縮起也他處少見謖何也曰愚亦疑
謖爲餕之譌字所謂尸亦餕神之餘也

經史荅問卷一終

經史荅問卷二

元和朱駿聲譔

問古人一字有數讀何歟曰非字有數音也方音也如易彖象是陝西音彖傳象傳是山東音推之經史百家皆然而各家之注經史者如韓嬰盧植今順天人賈逵西安人京房大名人孔穎達冀州人陸績蘇州人包咸韋昭鎮江人朱子徽州人褚少孫鳳陽人劉恕瑞安人沈約吳均湖州人虞翻紹興人王應麟處州人鄭樵興化府人習鑿齒襄陽

人服虔蔡邕開封人應劭陳州人許慎許州人向秀懷慶人何晏南陽人于寳汝甯人董過陝州人田何伏勝濟南人孔安國匡衡何休仲長統兖州人鄭元萊州人衞宏王肅顏師古沂州人郭璞絳州人班彪班固馬融趙岐杜預西安人司馬遷同州人楊雄成都人李陽冰重慶人秦言楚言絕不相蒙卽隣近百里之內輕重疾徐長短各操土音不能齊同大約近者一聲之轉當可揣測遼遠迥

隔并非雙聲疊韻之所得而馭矣淺儒狃於今拘儒泥於古於是音類之書汗牛充棟成於今日閱數十年而淆耳著於一隅馳數百里而棘口徒費兎册無解狐疑也

問論語予欲無言章朱注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殆因列言語之科而輕之至惜乎其終不喻也何妄斥聖門弟子如是曰子貢能悟性與天道夫子亦語以一貫亦何所見其終不喻宜毛西河於樊

遲粗鄙近利之類痛詆朱子也

問中庸索隱究宜從何說曰素猶空也所謂純盜虛聲者

問顧亭林謂爾雅肅肅敬也雝雝和也詩本肅雝一字而長言之猶毛傳洸洸武也潰潰怒也然歟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詩固有重字

問舞用雉羽而詩云値其鷺翿何也曰舞有二羽雉羽舞人所執名曰翟文舞用之詩右手秉翟是也

翿羽導舞者所執名曰翿翿導也爾雅作纛翿指麾舞列以爲節度文舞武舞皆用之詩左執翿是也

問學記術有序陳可大改術爲州何據曰術當讀爲遂萬二千五百家爲遂月令審端徑術左氏春秋秦伯使術來聘公羊作遂管子云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注術音遂

問焦里堂循謂君送賓大門內亦用交擯傳辭問君

問大夫勞賓介然否曰不然果有其禮則鄉黨復
命何足誌且欲不復命而不能矣
問臺門與觀闕其制同異若何曰觀卽闕也卽所謂
象魏也天子中門有兩觀夾之故望之門反陷下
而名之曰闕猶伊闕山兩山相對望之如闕而伊
水流其閒也臺門者門上起臺左傳晉靈公從臺
上彈人邾子在門臺臨廷是也諸侯三門皆當臺
門無兩觀

問李巡注爾雅謂正門內兩塾閒爲宁何歟曰此詩俟我於著之宁也若門屏之閒則在門之外屏之內非此 漢有宦者李巡

問虞氏易屯九三注幾近張惠言云詞也何謂曰據張意則近字當爲迡字之譌詩往迡王舅

問虞氏易注或稱動或稱發或稱變何別曰陰爻稱動陽爻稱發統稱爲變

問玉藻趨以采薺行以肆夏大戴保傅篇趨行二字

互易宜何從曰宋齊乃堂上之歌詩當接武而行
肆夏爲堂下之金奏當布武而趨大戴是也
問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閒何解曰此
句讀誤也上云故聖人制之爲句以道鄉人士君
子爲句道猶引導也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也
以下序其禮事
問玉藻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何解
曰此亦句讀誤也二爵而言言斯爲句禮已三爵

爲句而油油以退也

問月令無燒灰淮南作燒炭是歟曰是也樹木方盛毋伐薪也

問月令耕者少舍少舍果稍休之謂歟曰非也仲春東作之時耕者皆出在野少息止之農也

問月令審斷決獄訟句似重贅曰此句讀誤也命理瞻傷察創爲句視折審斷爲句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絕曰斷

問七月斯螽莎鷄蟋蟀果一物歟曰斯螽卽螽斯亦名蚣蝑莎鷄卽天鷄亦名絡緯蟋蟀卽促織亦名蜻蛚截然三物

問特牲饋食禮主人出立於戸外西南西南不太遠歟曰西南當據下文作西面

問有司徹主人其祭糗脩張淯云其祭當作共祭然歟曰是也猶上文之兼祭同祭也

問少牢饋食禮置於膚北釋文作直於膚北宜何從

曰從釋文

問國語今夢黃能入於寢門不知人殺乎抑厲鬼耶人殺何謂曰此俗言人死有殺之始

問孟子千里而見王自鄒至齊似無千里之遠曰古之百里當今六十二里則千里亦六百里耳

問六鷁退飛何也曰余疑其交也鳥有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自然成孕者鷁之類是也

問左傳謂之饕餮杜注貪財為饕貪食為餮何據曰

字皆從食則財食難分按饕餮一獸名食人未盡還自齧其軀山海經所謂狍鴞者也

問鄉黨山梁末節與前文不相類何歟曰衡波傳云孔子相魯齊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乃行覩雉飛而歎也因爲雉噫之歌卽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云云可備一說亦見法言五百篇

問先進暮春者以下或又言當時瑟曲然歟曰古者瑟有歌有語有道道者以其曲道說一通如左傳

師曹之歌詩而又誦之也亦可備一說
問微子篇不施其親或謂廢其族為施則以為借作
弛字然否曰余嘗疑其是也然細按之終以殺而
陳尸為允左傳秦施冀芮晉施邢侯晉語為大戮
施山海經殺而施之莊子萇宏胣字亦作胣作胣
釋文劉剔曰胣蓋如內則施羊施麋之施耳　本
朝之圈禁宗室深合古訓
問韻書以廣韻為最古其分部尙合於周秦漢韻語

故可貴歟曰是固然矣其可貴者尤在引古書數十種皆今所無然其乖誤亦不少如離字注孟子門人有離婁奜字注左傳晉有奜豹肥字注引左傳有肥義盧字注引孟子有屋盧子昆字注國策有齊賢者昆辨乃兒之譌圭字注孟子曰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乃注中語又辟字不當云上同辭甾甾二字不當云同畓如斯之類不可枚舉

問康誥乃服惟宏王下又云助王不似重複歟曰記一說云宏王王字當作大左傳引周書而曰康叔所以服宏大也可證

問鄭注儀禮以士冠書卦爲筮人事而特牲又以書卦爲卦者事何歟曰書寫皆卦者事執示主人乃筮人事士冠文不具耳

問孟子則不得亟見之核其文義無屢數之意何也曰亟疾急也如經始勿亟之亟今讀去吏切非是

問作詩傳者毛亭歟毛萇歟曰大毛公亨魯國人作
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見陸璣詩疏
問見古笏一上題魏徵瓠旁注貞觀六年以瓠爲笏
有可攷否曰笏瓠二字形聲義俱隔疑瓠乃瓡之
誤也漢地理志河東郡瓡縣師古曰即執字而王
子侯表瓡節侯息注又曰即瓠字史記建元以來
侯者年表瓡讘侯扜者徐廣曰音胡索隱曰縣名
按字當作執从丮从卒聲今作執也丮旁誤作瓜

旁因有胡音又謂卽瓠字并卒旁又誤作夸旁耳
瓠字不見說文自是誤體說文卒下云一曰俗語
以盜不止爲卒讀若瓠按此瓠字卽秦漢俗字瓠
之譌

問狼跋詩以周公比狼似不倫曰愚以爲狼比四國
言流言而公不損也舊解似誤

問商中宗在位七十五年古今所未有歟曰春秋杞
桓公在位七十年止少五年若前古伏羲在位百

一十五年神農在位百四十年子臨魁在位八十年少皡在位八十四年顓頊在位七十八年堯在位一百年則皆未可深信耳

問儒有席上之珍潘岳曰席上敷珍用儒行歟曰南部新書云席敷陳也上上古也珍善道也謂鋪陳往古堯舜之善道以備顧問也此說甚好

問易震億喪貝億字何解曰以下億旡喪彖曰大旡喪推之當訓大

問易繫辭闢而當名辨物而字何解曰此天字之譌
篆文相似

問詩白華念彼碩人稱褒姒爲碩人何乖謬歟曰此
正指申后也詩言碩人皆美詞

問子路直躬者或說石奢何出曰見韓詩外傳

問易小過勿用永貞永貞亦勿用歟曰勿疑利之譌
利古作𥝢

問詩應侯順德應如丕應之應侯維也似與下文不

貫曰下武之詩多難解或疑有成王字當爲康王以後之詩愚按通志應氏侯爵武王第四子今汝州葉縣故應城是也可備一說

問禮運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與字何解曰與當讀爲歟絕句如論語道之將行也歟同

問論語三思朱注三則私意起而反惑是貶文子歟曰此美文子以勉人慎思言安能盡如文子之三思能再思則已可矣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

三思即左傳所謂始衷終皆舉之也

問論語唐棣之華章何解爲長曰此美詩人以勉人思言惟思而後見遠人誤看朱注耳

問小人反中庸是小人性惡歟曰反當訓復讀如反古之道反身不誠之反君子是生知一等人小人是困知一等人舉兩端以包中人即性近之謂所以勉小人勵中人也易反復其道書惟官惟反詩福祿來反論語不以三隅反孟子反其旄倪皆此

反字非背畔之意

問筮告曰難解曰此日字或是日字別爲一節序告擯者期之事下質明行事冠日之事序擯者告兄弟有司及邀賓之事未知是否

問鄉射禮握素謂何曰素不刊也

問燕禮降公許又降席下奠爵二降字難明曰疑降公許當作公許降也降席下奠爵當作席下奠爵降也

問特牲禮曰送爵皇尸卒爵此尸獨稱皇如詩之皇尸載起何也曰此當如聘禮入門皇之皇連上送爵讀

問詩啟明長庚古義謂爲辰星是歟曰水星小而黑在日前非人目所能常見當是太白旦東暮西也

問周禮小宰贊玉幣爵之事與太宰同歟曰此玉疑作王小宰職卑不當與太宰同

問鄉大夫各憲之於所治之國鄉大夫豈有國歟曰

古本治下無之字當從之國字連下讀

問禮記二名不偏諱據鄭注偏當作徧孰爲長歟曰

徧字義分明偏字雖亦可通非也

問曲禮丶丶謚曰類注謂請謚然歟曰類當是祭名旣

得謚於天子告其先君之祭也故旣葬見天子曰

類見

問曲禮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少儀長則曰能耕

矣何以不同曰曲禮所言當是士無田者少儀所

云是有田者

問檀弓孔子少孤一節殯母於衢路似非情事之所宜曰此殯字如今之權厝但古人亦埋於坎惟較淺耳孔子喪母旣度墓地於防山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其墓者父墓也此十字當連讀言人皆以爲葬問郰曼父之母然後知爲殯而非葬也其慎也愼字讀爲塡古文作寘从穴謂知而啟其坎實殯也注似牽强

問古不修墓何謂也曰殷禮墓而不墳無崩壞之虞故不修喪服四制云墳墓不培卽不修之意孔子殷人非不欲從殷禮特以周流四方不可不識耳防墓之崩非築土之不堅門人敦事之不謹新土爲驟雨所齧卽時可修則崩亦未甚也孔子所以泫然者自悼不能從殷禮也

問檀弓出母孔子伯魚子思三世皆出妻斯亦奇矣曰或云如今言生母乃庶出非嫡出耳此可備一

說然子思之生母後適庶氏亦不可解

問檀弓幦苫枕干盾雖兵器然不足以闘枕之何爲曰干疑草字或甴字之譌下文不反兵乃言以兵器自隨耳

問檀弓于則于注訓于爲廣大何據曰當讀如文王世子于其身以善其君之于紆曲煩重之意

問禮器大饗其王事與注以大饗爲祫何與下文所言不貫歟曰此大饗當與郊特牲大饗尙腶脩仲

尼燕居大饗有四同饗諸侯也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陔夏一節旅幣無方一節卽此

問郊特牲入蜡曷爲及昆蟲害稼之物曰此祭坊與水庸祝詞及之非祭昆蟲也當分貓虎爲二經文明言之

問內則八珍或去糝食而析炮之豚牂爲二然歟曰取豚若將將非牂牂之借字若將猶言若干也下文以付豚無牂字若析豚與牂爲二珍則擣珍之牛

羊麋鹿麕亦可分為五乎愚謂糝至煎之二十七字當在其膂不蓼下糝酏合為一珍八珍珍在烹不在物也

問喪大記禫而從御注謂從政而御執事然歟曰非也御是御女從就也就之而仍返也故下云吉祭而復寢

問坊記所稱子云是孔子之言歟曰凡弟子稱其師皆曰子當是弟子記師之言篇中引論語三年無

改又引魯春秋記晉喪大約與喪記緇衣同出一手或公孫尼子所作歟沈約云三篇皆取子思子要之非孔子之書也馬驌繹史列坊記於孔子垂訓中非是

問月令鳴鳩拂其羽或云當作鳴鳩然歟曰爾雅注鳴鳩牝牡飛鳴以翼相拂時正三月也他鳩羽不相拂可備一說

問論語子路終身誦之節謂一時之言子何以知其

將終身誦而甫許之卽貶之也謂記者追書之終身二字又甚費解曰終身上直是脫一請字耳猶請事斯語之意

問孟子奕秋其人見他書否曰北齊劉孔昭名晝箸新論一書有云奕秋當奕之時有吹笙過者傾心聽之將圍未圍之際問以奕道則不知也非奕道暴深情有暫闇笙猾之也隸首天下之善算也當算之時有鳴鴻過者彎弧擬之將發未發之閒問

以三五則不知也與孟子少異

問檀弓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子思有兄歟曰疑是原憲非孔伋也

問漢書傅負進又償傅進進字說不一宜何從曰荀悅漢紀作遂是也蓋杜遂人名

問閟宮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箋翦斷也當是時太王果有不臣之心乎曰太王自邠遷岐據竹書在武乙元年三年錫命賜以岐邑二十一年亶父薨

當是時拜戎不暇而遑闚干天位乎雖當武乙之暴虐而商賢聖之君六七作孟子所謂未久亦非裔北一小侯所敢覬覦翦者前之借字也前先也字當作歬猶曰德勝於商耳曰或據爾雅翦彗勤也訓爲勤勞王家可乎曰亦非也爾雅之翦借爲翦是芟除灑埽之勞本字之轉注不得用爲勤勞輔弼之意蓋祖類以上亦少衰矣太王復修后稷公劉之德民咸歸心遷岐後日有強大之勢此其

實事耳記又有鄭齊也之訓謂齊于商亦非
問漢書本於史記其文孰優曰史記之遠勝漢書即
一韓信傳而知之信行營可置萬家一事史公在
贊中敘之紀其佚事在可疑可信之閒所云視其
母冢良然者當是信已貴後所置人或傅會不必
辨耳班氏乃敘於傳首居然以爲實事試思寄食
時復安能行營且欲其旁可置萬家耶尙論無識
往往有此余故謂史漢同者讀史不讀漢可也又

俛出稃下蒲伏蒲伏二字亦不可少漢書節之滅精采

問詩謂其尸之有齋季女尸字訓主否曰尸祭祀所主以象神當作實字讀此季女所祭者之適孫婦也

問樂記賓牟賈賓牟賈姓無考是賓客歟曰有牟祝融之後未見有賓牟姓當是他國之儒於孔子爲後生小子故侍坐也

問檀弓行并植於晉國并爲專權植爲自立廷曲難通曰晉語作行廉直於晉國是也廉字誤兼因又誤并耳

問詩深則厲淺則揭厲揭之訓宜何從曰厲讀爲砅說文砅履石渡水也戴東原段若膺之說皆非揭讀爲揭說文揭負舉也蓋攘其裳聳其肩高其足指趨而涉之如負舉物也詩所謂褰裳涉溱之意

問書漆沮既從又東過漆沮詩自土沮漆漆之別可

詳歟曰書漆沮既從二水名此涇西之漆合沮水涇水以入渭者出今陝西西安府同官縣北高山至耀州合沮入渭也又東過漆沮則一水名此涇東之漆入洛者實即洛之下流也詩自土沮漆漆沮之從猗歟漆沮亦二水名亦涇西之漆合杜水岐水雍水以入渭者實與禹貢漆沮既從之漆無大異也

問論語子所雅言下又云雅言似嫌重沓曰鄭云讀

先典法必正言其音其義乃全下皆雅言也古本
作雅音謂不以俗音讀經也
問左傳旣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杜注訓艾爲老無
論宋朝不可謂老凡豕牝牡之配牝者宜老牡者
豈宜老歟曰此艾字與國語國君好艾大夫殆國
策王不以與工乃與幼艾孟子知好色則慕少艾
楚詞從長劒兮擁幼艾皆當讀爲外字也古稱女
曰內男曰外故有內嬖外嬖婁豬讀如公羊昭二

十五年傳牛馬維婁之婁猶繫也實摟字之借猶言既定爾內牝盍歸我外猳耳

問孟子知好色則慕少艾好與慕不重複歟曰禮記如好好色下好色卽此好色字當如字讀也凡人知識初啟先慕男色以習狎者必在同儕女色尙別遠

問先生以離字本訓鳥名附麗分𠀤遭羅三離字俱假借可謂覈矣然詩雉離于羅非羅于羅乎曰此

豈足怪也凡一動字一靜字連用甚多如詩言授之縶以縶其馬景行行止行彼周行如塗塗附薪是穫薪載輸爾載非其例乎或曰然則何不作兩羅曰古人寫書亦隨其便詩于時廬旅不用兩廬論語求善賈而沽不用兩賈也

問通志一書視通典通考孰優曰鄭漁仲詞章之學略可觀覽其傲睨一世自命不凡者由其天分甚高涉獵該博精力又自過人惜乎學未邃養未醇

也二十畧果事事深造豈非千古一人哉即如六書一略淺陋乖舛師心立說之處如同囈語未入門庭而反訶詆叔重不亦妄乎

問漢書楊賜傳康王晏朝關雎刺之然則非文王時詩歟曰當是康王晏朝賢臣詠關雎以諫也史公曰周道缺而關雎作齊魯韓三家俱謂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康后不然詩人歎政衰而刺之杜欽云佩玉晏鳴關雎刺之羅泌路史云康王一晏

朝而暴公作關雎之詩以諷張超云畢公作或曰蔡邕亦云劉向列女傳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楊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合衆說觀之斷爲康王晏朝畢公詠文王關雎之詩以風諫畢暴二字形相近宜爲畢公耳

問趙注孟子杞柳引北山有杞然詩陟彼北山言采其杞是枸杞非木也曰北山蓋南山之誤引小雅

南山有臺之篇

問孟子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與撫劒疾視同耶

曰此疾字是穆公疾之舊注誤也

問易蒙者蒙也比者比也剝者剝也毛傳虛者虛也兩字相同曷以明其誼曰下一字蒙即冡比即匕剝即彔虛即丘

問論語師摯之始關雎之亂鄭注始首也何解曰鄭本始字當是作治故鄭釋之曰治理也首蓋理字

之誤因下文首理字而致譌耳治本訓水名凡經傳治字皆理字也

問孟子興發補不足與發二字重複且倉廩可謂發不可謂興亦有說歟曰愚嘗疑發字當讀爲癈民之辛苦墊隘猶痟聾跛躄而起之如解倒懸也如生死而肉骨也民病甚矣癈言其重者不足言其經者

問爾雅舅之子爲甥妻之晜弟爲甥姑之子爲甥姊

妹之夫爲甥平等相甥何也曰此就其子言之舅子爲甥卽今內姪也妻昆弟謂甥謂子婦之昆弟也姑子爲甥卽今外甥也姊妹之夫爲甥卽女壻也其立文猶曰舅之子吾父謂之甥耳餘放此若舅子爲內兄弟姑子爲外兄弟妻之昆弟爲婚兄弟姊妹之夫爲姻兄弟豈有異偁

問詩居岐之陽在渭之將傳謂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程卽畢郢路史言王季徙程逸周書

宅程三年遭荒作大匡竹書周大儀自程遷豐程豈文王徙都歟曰程在岐山之東今西安府咸陽縣阮在岐山之北少西今平涼府涇縣兩地不相涉當是出師時在岐下駐兵少息將涉渭水也與遷程時無涉

問惠半農易說雲從龍風從虎雲出天氣風出地氣然歟曰非也風雲皆地氣而起於空中者乾熱之氣爲雲則散而爲風如竈突之烟也濕熱之氣爲

雲則降而爲雨如蒸籠之水也謂空中爲天可也
强分天氣地氣不可也
問立政其在受德晉受德或以爲紂名然否曰呂覽
云紂同母三人長微子啟次曰仲衍次曰受德說
蓋本此然古無以兩字爲名者漢始有之
問汪中周公居東證一篇斥鄭遵王謂公之旣出此
二年中宮府之事竟將誰屬其說是歟曰非也無
論後此東征三年宮府之事亦非無所屬且公告

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愚以爲君奭一篇即諸語付託召公之詞細玩前後語氣在我後嗣子孫云云正指管蔡非克有正猶魯隱告羽父曰爲其少故也言攝而非正也小子同未在位亦此意此篇丁甯告戒如見當日公欲避去召公慮患亦思退老而公慰留之以輔成王其言羅覼如不能終忠愛之忱纏綿無已也當時召公亦自有應荅之言錯雜其閒而史但記周公之語正未

可定至書序孔子所作其文已顚到錯亂鄭氏亦疑之愚謂且有闕文如君奭爲左右下必有流言後周公欲避等語文不具耳曰先生所注尙書何不以此立說曰此是私說不敢質也

問僞書蔡仲之命以仲爲蔡叔度之子然歟曰僞書因左傳定公四年祝鮀之言而擬之此篇古文原第在囧命之後費誓之前當是穆王時蔡君爲度之孫若曾孫古諸侯世子嗣位必錫命於天子此

序之蔡叔非井度蔡仲非井胡也卽費誓亦非伯禽乃
穆王時君序言伯禽宅曲阜者追敘始封之地因
嫌於君陳分正之東郊故詳記封地也此與三監
及淮夷叛作大誥乃兩時兩君兩事史記則誤合
爲一耳
問周語公行不下衆宋本無不字是致敬於衆猶式
負版之意歟曰宋本非也蓋公行則人宜下車以
避有三人則下車較緩且恐仍不及避以致罪也

此曲體人情也

問論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小人以位言可歎曰有恆心者惟士爲能欲君子知小人之依也二語以德言似粗淺

問漢志云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是丙子爲實測而甲寅爲虛名古人亦何取於虛名紀年乎曰爾雅太歲在甲太歲在寅云云其時自以

實謂之歲星在亥而定太歲在寅命之曰攝提格以紀年也歲星所合之辰卽爲太歲然歲星閱一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至秦漢而甲寅之年歲星實在丑太歲實應在子詔書以太初元年爲攝提格者因六十紀年之名歷年以次排敘不能頓超一辰故仍命以攝提格也於是後人以寅卯等爲太歲强以攝提格等爲歲陰以庶幾名實不悖其實爾雅所云歲陽歲陰者謂干爲陽謂支爲陰非

如後人說也如今道光十四年甲午用爲厤元是年歲星在酉太歲當在辰而太陰則在午若以太陰紀年而以紀年前二辰爲太歲之支以紀年之後二干爲太歲之干當曰道光甲午紀年不云閼逢敦牂曰太歲柔兆執徐不云丙辰曰星在大梁不云歲次何干何支則以今名當古太陰以古名合今太歲亦豈非通人哉凡木星所次之辰以其合爲太歲如木次寅則太歲爲亥也太歲之後二

辰爲太陰如太歲寅則太陰爲辰也

問爾雅所載軒轅十二次名義若何曰周語云帝嚳能序三辰則十二次當爲所定但今時實測與古不同星紀以牛得名今牛在子宮不在丑析木以箕斗得名今箕斗在丑宮不在寅大火以心得名今心在寅宮不在卯降婁以婁得名今婁在酉宮不在戌計今時距周初歲差已四十二度是名實不相應古宮之偁不必施於今也無已則寅宮當

以尾爲識而用楚語之龍豭卯宮可用左傳駟伯之虛

問易經爻詞俱與象通而不與大象通何也曰爻象通者公宗文王之旨也不與大象通者公非豫爲孔子釋也爻詞爲占易者言大象爲學易者言

問王夫之周易稗疏解臨八月竟作兌字得無牽强歟曰成兌何以便凶殆以秋爲肅殺也然非秋四時不成非殺不生

問毛西河易小帖云離爲飛鳥者以離正南當鶉火之次也若小過飛鳥則取巽値鶉尾位東南也其說明通歟曰此蓋本歸藏彖貞之說愚謂此亦一說耳坤位西南獨非値鶉首乎何不聞有鳥象也

問雜卦傳明夷誅也孫奕示兒編謂誅乃昧字之誤然歟曰其言近理但昧晝不協韻

問王夫之解蹇利西南謂險山如崑崙葱嶺峩眉險水如弱水流沙皆西南也然歟曰就中國域內觀

之崑侖葱嶺弱水流沙恰在西北王又云東北青兗平衍千里然東北亦多有大山不獨泰岱也

問易小帖謂朋字從來不作好字面故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然歟曰此劉晏借以諷諫之言不足以當字詁朋者鳳之古文象形其爲朋友者借爲倗輔之倗也詩朋友攸攝周禮聯朋友論語有朋自遠方來獨非好字面乎

問稗疏解后不省方一條然歟曰然則十有二月朔

巡守何以言之

問艮卦六爻皆以人身取義何也曰艮字爲人目不相比古時讀此字自有人義毛西河謂艮卦畫象似古文人字非也

問易爲最古之書而開卷易象衆說紛挐宜何從曰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此易讀若覡下文周易之易是易之誤字讀若陽夏后首艮故曰連山商人首坤故曰歸藏然則周人首乾故曰周易周者

羲之借字言帀六爻皆易也彖者掾也言取虛羲
之畫而緣餙以辭也象者像也言想像虛義之意
而說之也易爲譌字周彖象皆叚借字
問大學絜矩按說文絜麻一耑也鄭注禮記絜猶結
也挈也矩法也謂常執而行之朱注絜度也究當
作何解曰鄭讀絜爲挈自是明通愚謂義尚未備
朱子蓋本管子版法篇六舉而絜知事變注圍度
也此絜本字之轉注可從周髀算經云圓出於方

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五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由生也用矩之道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卧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夫矩之於數其裁制萬物惟所爲耳此圖度之義也

問僞古文尚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蓋用荀子語同今解否曰據荀子解蔽篇危是戒慎恐懼之謂微是優游涵養之謂

問安邱王筠說文釋例云吕賈侍中說巳意巳實也象形此賈氏謂當屬戊己之己部也己篆作己吕則屈巳之尾以入其腹是意巳實之象也如巳意之巳仍是巳午之巳則巳者蛇也蛇之意其實不實邪可知此說是否曰如此解字眞可發一大噱賈說吕字乃謂薏苡之實吕象其形耳上巳字複舉本字也意以即薏苡也實即仁也今亦謂之米

仁

問大戴千乘篇祈王年禱民命及畜穀蜚征庶虞草
庶虞草何解曰草疑速下文方春讀也四代篇云
詩云東有開明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蜚
征作嗇民執功百草咸淯地傾水流之又少閒云
上失政大及小人畜穀
問大易一書有謂文王始益八卦為六十四者有謂
文王得赤烏而演易者有謂文王拘羑里作卦詞
周公作爻詞者有謂爻詞亦文王作者何是何非

曰子言易之興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又言當文王與紂之事耶以此證之則彖詞爻詞
之非文王周公作可知作易大氐西岐之人生於
殷之末世於小畜小過言自我西郊隨言西山升
言岐山知之而彖爻之旨不同必出兩人之手也
此千古所不可言亦不敢言者然易道之大不必
以文周重文周之聖亦不必以易重何妨明目張
膽言之

問孔子十翼自成一書彖曰象曰文言曰之類是門弟子所記歟曰彖曰象曰字鄭康成所加也文言曰字王輔嗣所加也

問明董守論卦變考略一卷專以六書言易可歟曰此如鄭氏之爻辰孟京之卦炁納甲皆說易之一端也愚謂上爻爲天卽六書之指事頤損益言龜小過言飛鳥卽六書之象形

問庾仲翔易義之外稱往之內稱來之說可爲通例

歟曰未盡然也凡言往猶應也不然睽上之往蹇五之來又何說乎

問未濟象傳亦不知極也無韻何故曰極疑拯字之誤拯正聲之轉也

問羅山黎世序河上易蓋擬於朱子發之漢上易立名其立論有可采否曰此亦倣虞氏而歧其理謂日月爲易故坎離爲易則本於魏伯陽參同契之旨也然六十二卦不變既濟即變未濟大奇大奇

且因坎離交媾之義視爻象爲男女居室之事居多究屬支離余觀後儒治漢易者大都竊虞氏之說而理更乖盆歎虞之精細苦心孤詣實絕後超前惟易之爲書本無達例未免有斧鑿痕

問焦循雕菰樓易學以九章之正負比例爲易意以六書之假借轉注爲易詞亦有心得否曰此亦倣虞而推演之耳其傅會難通者十居八九吾賞其用心之勤而惜其立言之固所謂有辭而無理者

問易爻三言禴萃二升二既濟五是也其誼同否曰萃之禴范長生本作躍升當同孚卯孚也大約巽爲孚而坎兌亦有孚象萃則四孚三二初升則二孚初卯中動躍陽道充實萃二尙未變故象傳云中未變也升二孚之故象傳云有喜也與既濟之禴祭異

問子言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又言天地以順動又言地道卑而上行地何能行動乎曰泰西有天

靜地動之說於推步之法全無窒礙此亦古今之疑案也孔子數語似先發之若至靜而德方靜與方皆言地之德非言其形也

問易西南東北虞說與諸家不同何歟曰馬荀以方位言虞氏以納甲言故不同其實西南謂岐地東北謂紂都易言利西南西郊西山西隣皆猶汝墳父母孔邇之意

問說卦傳艮爲狗易彖爻中未嘗一及聖人何以言

之曰愚疑隨上六拘繫之乃從維之拘或狗字之誤犬曰羹獻亦享祭之品隨二三四五艮由而於上言之

問乾何以當爲西北之卦曰中國之地面在全地東北一小隅故視北極不動處在西北此天體之最顯者乾爲天故取斯象諸家所說似皆不根之談

問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然則中庸以宗廟饗之爲舜之大孝於誼云何曰史記

以舜為黃帝八世孫不足據幕見左傳國語自幕
而上蓋不可考按天子廟制周以前皆五廟舜嘗
以幕為始祖窮蟬敬康句望喬牛為四親虞書祖
考來格虞賓在位馬融注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
宗廟然則瞽瞍升祔窮蟬當祧也祭法所云是配
天之祭非宗廟之祭
問咸有壹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然則天子皆七廟
歟曰此僞古文不足據也呂覽諭大篇引商書五

世之廟可以觀恠恠當是德字之譌僞書正用之改五世爲七世耳按唐虞夏皆五廟殷自雍已之世不祧成湯故有六廟周自穆王之世不祧文其王之世不祧武故有七廟且周別立姜嫄廟謂之閟宮周禮大司樂以享先妣是也

問旅酬下爲上朱注是否曰愚謂下爲上專指嗣舉奠後旅酬之先兄弟之子舉觶於其長一節言與賓黨弟子無涉注當云旅酬之禮兄弟之子舉觶

於其長而後衆相酬也旅酬後行無筭爵然後兄
弟之子與賓弟子各舉觶於其長别是一節儀文
稍簡矣余别有旅酬通釋一篇
問論語賢賢易色章吳氏以子夏抑揚太過然歟曰
此節盡倫專指生質之美樸誠無僞一等人說即
如事父母一項小孝用力禮有明文事君致身亦
非必如龍比即召忽荀息皆是今之爲時文者好
作闊大語實非此處神理也孝子不匱如舜之大

武周之達臣事君以忠如伊周豈不學者所能爲哉此章當與夫子所言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參看

至首何是指夫婦一倫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首列之若賢賢爲賢人可該朋友一倫內皇疏誤也

問大學致知在格物鄭注格來也是本詩神保是格毛傳朱注格至也是本詩神之格思毛傳或謂當讀如扞格不勝之格知誘物化之物是本公羊疏格拒也之訓然皆不能怡然理順究當作何解曰

古書多借字故六書叚借之理不可不講求也格本訓木長貌經典無用此者經典之格皆借字愚謂大學之格物借爲度今讀入聲緇衣之言有物而行有格今讀去聲蒼頡篇格量度也皆是若來也至也之訓借爲假書格於上下格汝舜是也公羊疏拒也之訓借爲挌逸周書窮寇不格注鬥也是也推之小爾雅止也之訓孟子格君心之非是閣字也書格於皇天論語有恥且格是慼字也慼

格雙聲之借逸周書復格藻棁注累芝之栭也是笮字也廣雅格謂之笮

問論語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包注甚明朱子何以忽生異解總之犬馬可以比人子斷不可以擬父母此可一言決者曰禮記內則父母之所愛亦愛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朱子之誤所由來也不知養字古文作羧見說文廣雅養使也易說卦傳兌爲妾爲羊鄭氏虞氏皆訓女使蓋以羊爲之

書大誥民養其勸弗救傳厮養也儀禮既夕記養者皆齋疏男女養疾禮記文王世子齋元而養注養疾檀弓左右就養有方注不可侵官管子輕重乙五乘者有伍養韓非子內儲說上豎牛因獨養之又外儲說右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漢書陳餘傳有厮養卒兒寬傳嘗爲弟子都養後漢劉聖公傳竈下養中郎將宦者傳易以役養皆卽𢽼字也愚謂夏小正三月執養宮事論語惟女子與小

人爲難養孟子娶妻非爲養亦皆𢿱字服勤之義也坊記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束晳補亡詩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唐書馬周傳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知朱子以前無作養犬馬解者又有調停其說謂一家自妻妾子女奴僕下而至於犬馬皆待我而養故徒養不足爲孝然至於上添出許多字眼究非詁經之體愚又按說文養𢿱二字實當分𢿱爲正篆𢿱从攴與

从食誼別

經史荅問卷二終